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靜集卷一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潘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樂靜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樂靜集三十卷宋李昭玘撰昭玘字成季宋史云濟南人考昭玘籍本鉅野蓋嘗署濟陰而史遂誤為濟南也元祐中擢進士第歷官提點永興京西京東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

鄉出知滄州崇寧初編入黨籍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史稱昭玘坐廢以後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静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以十囊命曰燕遊十友侯蒙為昭玘校試所舉士及蒙執政感舊恩使人致意昭玘惟求秘閣法帖而已其孤介自守不汲汲仕進如是故其胸度夷曠發為文章皆光明俊偉無依向澒㴑之態亦無詈呼憤戾之氣又早為蘇軾所知

耳濡目染具有典型北宋之末翹然為一作者當時與晁補之齊名固不虛也其集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編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不著録葉盛菉竹堂書目有之而無卷數惟焦竑國史經籍志三十卷此本凡詩四卷徐州十事一卷記一卷傳序一卷襍文二卷書二卷表三卷啓狀七卷疏一卷青詞疏文一卷僧疏一卷進卷二卷試館職策一卷

碑誌行狀三卷與焦竑志合蓋即竑所見之本也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樂静集卷一

宋 李昭玘 撰

遊白鶴觀

春歸數十朝八九不暇出萌芽日夜發百嘴競撐突鴐言謁仙祠古像懷髣髴白鶴来何時蒼檜暮蕭窣雲霞斷人世往事已荒忽解纓濯泉流深澈幾照骨毛寒不敢視下必有神物昔人斯徜徉音影詎磨没嗟予質汙

下見亦被呵咄仰愬逍遥遊未忍塵土汨時須挹高風為我一吹拂

從張聖塗乞石

先生築高隱趣好清且獨雲龍峯上石跋草自鑿斸發竅號陰怪窮根攪坤腹山靈不敢愛鞭叱潏崖谷危躋已穿屐大載幾折軸直欲起巖巖未容貫碌碌心營合天造指化出神速突兀傲中巔凴陵勇雙矗獸蹲目睥睨龍攫腰回蹙縮脰立幽烏孳𪉈卧孤犢鯨鱗老應利

相角怒撐觸軒昂鶴引味鼎肩鼇跂足騰空快高思排
峭鶩醉日伊余揭來遊步百吟周復顧從乞其餘伴我
東牆竹猿鶴莫相嗔此客意非俗常令月色照敢使塵
土辱日待風雨來起看空遶屋

送王子中南歸筠州

荆山美璞昔未發鬼神訶守誰可奪妙工伐石强剖抉
試之烈火皎氷雪長虹射天晝不滅夜堂流光隨明月
堅厚粹温函正氣不許時人巧雕礪羞與佩環爭細碎

直登丘壇薦天帝世無琅玕來作貢楚人未售空長慟
索價當高勿輕用緹囊十襲須珍重

送徐州舉人赴省試

淮夷之珠照夜明泗濱之石聲泠泠昔時大禹致方物
神光玉色羅廣庭比年入獻多豪英褒雄妙思相憑陵
颼颼東書去觀國瘦馬踏雪鬚垂氷長廊白晝天宇清
落筆冉冉風雲生千官拱笏赭袍近碧溝新柳黃鸝鳴
金榜虎士傳姓名魚龍卷尾隨雷聲州人洗眼望歸期

會約春風載酒迎

送李容甫歸北都

先生讀書不下堂堂上有客語琅琅弟子出觀如堵牆怪君眉彩生光芒北都晁夫子一別久相望君來道信問使我開肺腸三日不改服猶覺芝蘭香平生寡投分一笑且云樂慇懃發黃卷鈍吻慳應闕大杵撞啞鐘已厭音響惡更慙河伯觀未易窮海若索寞歲華晚颼颼黃葉秋歸心劇流水忽忽不可留固知此鱣鯨肯託尋

常溝直須見老聃可化南榮儔海州歲有冲天鵠卵如萍實光琢玉蜀鷄耻然何敢伏羽成不須求日浴一舉將驚萬人目

雪堂詩寄子瞻

愁雲蔽日昏風發鵝毛大片舞空闊陰崖氷壓木枝折一鳥不飛人足絶山翁口棹肩擁褐斫竹撑茅勞架結堂成不用巧丹涅却畫東坡四山雪羣石嶄嶄爭皎潔門外堂間兩清冽萬境一心同瑩徹石牀雲生濕肌髮

布被颼颼冷於鐵半夜哀猿叫山月山翁高哦響修越不道妻啼憂米竭世事薰膏付灰滅長安高門奔請謁赤日炙背沙埋轍僕夫汗流馬吐舌三謁不逢腹欲爇怒氣恐成疽毒裂狂走不須求扇暍此堂一登能濯熱

謝劉主簿見和乞石詩

官居太踈冷門外少車跡蕭蕭此君軒為我慰窮寂貪饕起餘慕遠乞南山石形模太詭陋此詠費搜摭蝦蟇欲上甕作氣屢跳躑心知不可強怒癭猶鼓息但勞旁

者觀笑爾不量力君能惠然来抵鵲輕尺璧明月投我懷坐上光彩溢神心巧鐫鑿變化出胷臆高言寫豪壯健讀口終吃衝風巻海濤蕩潏迷四極陣馬脫重圍戰士皆辟易使人魂魄沮三日不敢食嗟余性頑闇兀兀寡知識臃腫終天年不願借雕飾䨓憐孤僻中趣味得所適拂石雲生手誦詩風滿腋此應長不飢富貴乃毒腊人生多苦辛嗜好須自擇

昂昂千里駒

昂昂千里駒逸氣吞九區東馳越夕兔西走窮朝烏闗山一息過躑躅疑有無快哉穆天子遠駕周四隅嘶聲想雲海弄影有天衢昆丘距赤水度足纔須臾眷言芻粟恩豈敢論形軀雄心忽摧頓倦步成躊躇日暮路途遠天寒毛鬛疎此時垂耳心可復輕疲駑

泛泛水中鳬

泛泛水中鳬上下聲相呼徜徉信波浪澡濯羞泥汙晴洲漾蘋荇雨岸眠菰蒲飲啄亦自足飛遊誰我拘侯門

大池籞富屋夸庖厨何慙久垂翅未願輕投軀雖非黄鵠舉幸與白鷺娛逃烹笑窮鴈啄腐嗟飢烏三秋熟粱稻萬里開江湖寄言澤中子何用張羅原本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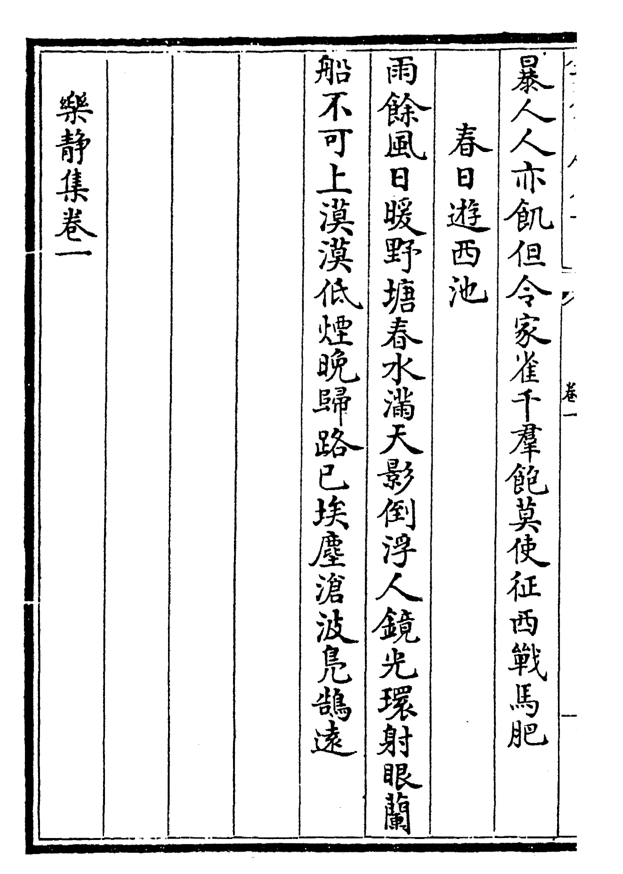
飛鴻亭

平野浩空濶危甍兀岧嶤臘盡風日好春回氷雪消朱絃試揮手度響何脩脩此意復誰共古人今寂寥眷彼澤中鴻欻起如回飈悠然薄天末去去不可招愧無雙羽翰萬里同飄飖人生本蕭散知慮勞煎燒怦怦覘聲

利傴僂隨紛嚣安知出世間造適皆逍遥帝鄉果何在
久願追松喬行歌歸去來五斗空折腰

歐雀行

田頭小兒杖歐雀雀飛上枝不敢落繞樹説罵語聲惡
三時耕鋤一時穫老牛力盡石田薄五龍作嗔風吐雹
赤烏燒雲龍見逐南村賣桑北村熟狐尾毶毶穗齊屋
縣門大書催賦粟南關飛輓夜摩轂掃舂縛箕十指秃
一米未炊汝先啄直須殺汝償我腹田父坐語兒雀不



暴人人亦飢但令家雀千羣飽莫使征西戰馬肥

春日遊西池

雨餘風日暖野塘春水滿天影倒浮人鏡光環射眼蘭船不可上漠漠低煙晚歸路已埃塵滄波鳬鵠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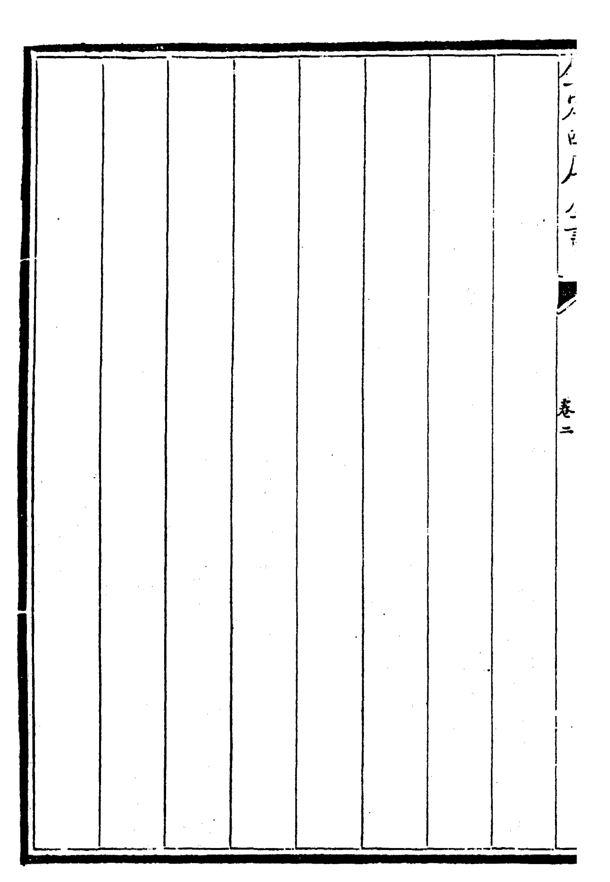
樂靜集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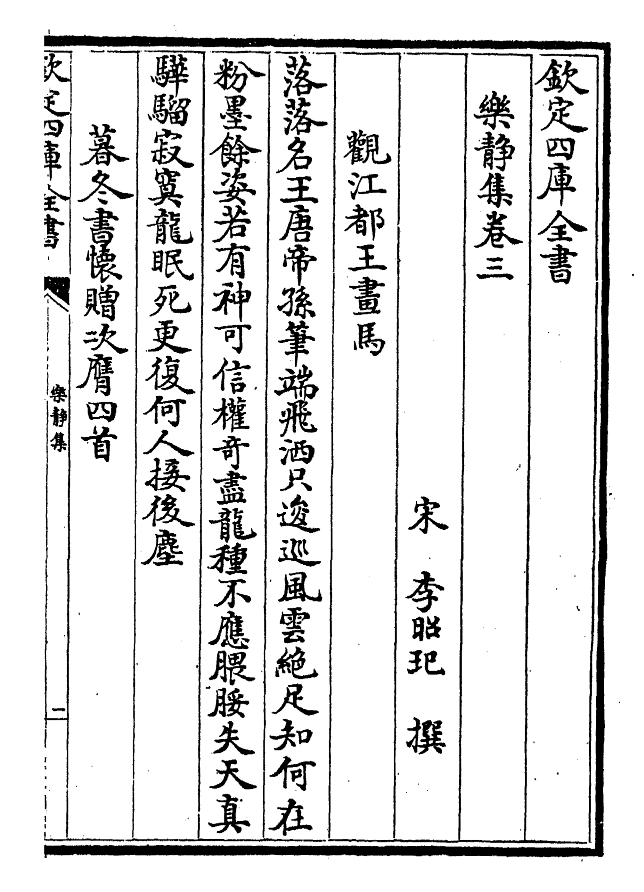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静集卷二

宋 李昭玘 撰

闕





樂靜集卷三

宋　李昭玘　撰

觀江都王畫馬

落落名王唐帝孫筆端飛洒只逡巡風雲絶足知何在粉墨餘姿若有神可信權竒盡龍種不應腰腰失天真騂騮寂寞龍眠死更復何人接後塵

暮冬書懷贈次膺四首

一氣推遷星復回人生常苦歲華催凍雲欲雪鴈聲過
臘酒正香梅信來晝夢每因啼鳥喚柴門獨為故人開
自憐衰晚無多事心地都成一寸灰
不住寒岩不姓龎亦無短艇釣清江門庭晝寂人欹枕
几案春生日上窻五畧甘心爭逐獸萬夫落膽看尋橦
何如種取東臯秫爛醉床頭酒百缸
多病猶憑藥可醫若為換却鏡中絲人生得意一搔癢
世事循環千弈碁幸有歸來陶令計何須惆悵杜秋詩

戇勲田父勞相語天命吾今不復疑

慙愧儒冠誤此身塗窮何假問通津門前羅雀正吾事牆角負暄非世人自喜小槽長有酒獨驚華髮不便春知君澤畔成新築擬荷鋤犂去卜隣

出郭閒步

城市不在眼始知天宇寬田園休歲事風物似江干茅屋上斜照水煙生晚寒徑須追野老笑語暫盤桓

寇彦時自歷下歸携古鐵刀白石壓尺見贈因以

二詩答之

素質並琳瑯磨礱若截肪動揺風莫慮點汚墨須防色

滯泉流潤聲含磬韻長願登青玉案時助寫雲章

右白石壓尺

戰地久埋沒洪爐為再燒曽因土花蝕不逐血痕銷擬

借庖丁手寧懸筆吏腰柔鉛勿多忌一割定相饒

右古鐵刀

次韻庭玉弟暮春作

小雨廉纖春欲歸桃花吹盡鶯来遲閉門却有宜人處
簾幕陰陰睡起時

戲贈閹漢臣廟令

香火餘金月十千指呼巫覡示威權如何報得君王賜
瀝酒慇懃祝萬年

又戲贈漢臣

蕭散官資近十千不須親舊祝無權虎頭食肉非虚語
可待誰人報有年

睡起

病夫無酒破春愁掃榻焚香作睡謀夢覺不知身是蝶午鷄聲裏思悠悠

病中聞雨

官居寥落禁門東秋滿長安一夜風老病不眠成展轉五更鐘鼓雨聲中

弔劉孝嗣

富貴從來一羽輕胷中萬卷復何營囊錢盡處布衾短

謗焰息時墳草生一日得行須有命百年不死是高名
瑶琴掛壁凝塵滿無復當年流水聲

經睢陽有感

昔日經由一夢同高樓雖在舊游空東流不改當年水
白首已成今日翁梁苑衣冠共黄壤隋堤楊柳幾春風
扁舟莫負南來興咫尺吴松落眼中

南游道中

玉鱠金虀昔未嘗幾迴飛夢到滄浪鄉關望處歸期晚

風水聲中去路長梅使南来問行驛鴈聲北度下斜陽
囊錢未盡江湖近擬買漁舟學漫郎

舟行阻雨

暮雨来何急乘時助發生水邊千樹暗篷底一燈明半
夜起鄉思空陂聞鴈聲春風故留客不為阻歸程

道中書懷三首

竹樹出平岸人家藏遠煙片帆雲度水雙槳鴈隨船緑
變春回地寒生雨後天前塗盡佳境得意且留連

漸入臨淮路移舟每問津行行風逆水處處雨隨人啼鳥如留客幽花忽見春白魚不論價沽酒莫辭頻

平野青蕪合長橋綠樹低客愁須白酒春意屬黃鸝落日鄉關遠孤村煙水迷清明能幾日却過浙江西

過盱眙宿慈氏寺

行役經旬不自聊强將登覽寄春醪淮吞汴水長增急城覗南峯不讓高賈客正來喧萬井夕陽初下艤千艘明朝更作留連計醉卧西窻聽夜濤

宿慈氏遥碧齋有感　齋榜旡咎書

高僧邀我暫淹留細話朱轓此屢遊不見清談飛麈尾空流悲淚拂銀鈎淮山勝絶千年在人物才華一夢休欲作招魂弔餘恨晚煙疎雨不勝愁

天長道中

細草眠黄犢短籬穿緑楊春聲鶺鴒急田徑蝍蛆長地暖足春物雨頻宜水鄉羇懷不可話倒槖酒須嘗

久雨

苦雨經旬久溟濛勢未收細聲来短蓋横點透重裘澗曲水流急峯深雲氣浮此行吾自喜所念老農憂

南峯閒步

足健會真賞眼明逃世紛風煙入詩畫杖屨逐僧雲水澗天疑盡峯寒日易曛羇人正愁思城角不堪聞

登龍游寺

飛構起崔嵬江晴宿霧開風帆兩州見花供四天来日月依峯轉魚龍觸石回蓬壺在何處更擬上層臺

過缸縣有作

老態倦羈旅不堪行舸催風高鳥横度汀轉樹交回雨過霧猶濕春寒花未開楚傖如見問不為米南来

過淮

東風吹雨過淮濆草木精神一番新鴈起沙隄煙隔水寺藏松崦塔招人盪胷長憶江湖月眯眼曾嫌京洛塵誰道南來少知識向人修竹特相親

登平山堂

斷檻欹簷風雨頻不逢心賞為重新依稀疊嶂宛如畫

憔悴垂楊今復春一関高歌長在耳後來佳客復何人

悠然未盡雲煙思不見揚州十里塵

泊揚州城外

地占東南會舟浮百貨通惺忪喜淮粲喟听困吴農借此

韻 春喚鴈俱北水將人更東吾廬杳何在天末暮霞紅

贈盱眙令王邦直

樽酒留連淮水邉一燈相對共茫然退閒得計我華髪

撫字有聲君壯年羣有高情種松竹可無餘思落淮川南金不用充行贐古錦囊中乞數篇

還家有作

還家春巳晚風雨誤歸期飲啖嬉兒笑形容吠犬疑江山猶似夢巾篋謾多詩未負東園醉桃花正此時

樂静集卷四

宋 李昭玘 撰

和程適正見贈二首

壯歳干名幸起家十年蹭蹬一長嗟憑陵初託風前鷁淘汰終隨浪底沙没得玄機問黄蘗却將齊物付南華感君憐我貽佳句一段秋光照晚霞

簿領棲遲嘆陸沉滔滔何處覔知音凌雲詞句豪難敵

似水交情老更深鼷鼠飲河聊滿腹白雲出岫本無心從令收拾身閒計洗竹鋤花日醉吟

北園書事三首

葛巾茅屋自為娱門掩槐陰長夏初聒聒難休鳩唤婦飛飛不定燕將雛繞池曳策携雙鶴架水澆花課小奴麥飯滿甌葵數筯丁寧車馬肯来無

得喪有萬理古今猶一區鶴鳬元自足蠻觸竟同枯十年蕭散愈身輕弄筆翻書亦稱情當案忽聞緣壁隨

隔池遥見啄苔行静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
自愛吾廬人不到何須谷口問歸耕
贈子常二首
幽蘭一曲思無涯炊熟黄粱日已斜閉户終年心似水
讀書萬卷眼生花汗流不舍浯溪刻糧絶猶須北苑芽
束帛不来人已老只將清白付吾家
本無機械亦非愚自信沉冥與世疎一段畫圖冬卧雪
平生樂事日翻書田園無暇供餘税風雨何堪卷敝廬

笑殺貴人門下客不逢此老曳長裾

贈故人劉器之待制

文史當年共講磨扁舟此地復經過流年屈指夢相似白髪論心喜倍多寄眼偶懷梁苑雪臨風猶駭洞庭波從今燕坐緣空寂却笑天人被佛魔

早秋書事二首

正晝睡方起門無雀可羅風池亂荷蓋雨徑滿槐鵞齒髮流年速江湖歸興多終期買船去卧月扣舷歌

盡日與琴語經旬無客過蟬移鵲爭樹魚散雨傾河每悟酒如聖不禁詩作魔風聲稍蕭瑟殘熱定無多

齒落

孽蟲負固飽羶葷摧折纔能絶禍根每過屠門懸大嚼猶思夢澤欲平吞初摇不為脣先喪巳脫翻驚舌尚存莫與時人作嘲笑不如緘口學無言

髮白有感

剪𢩃無多日星星巳數莖不空年可諱端與事俱生安

得馬肝石未嘗甘露羮有情憐陸展解與小兒爭

早秋

大暑不可然秋来終有時露驚庭鶻睡風動井梧枝逐客長夜感美人團扇悲如何陶靖節獨與菊花期

贈漢臣

夫子以貧病終身復凍飢捉衿無可攬數米不成炊何以謝蟋蟀獨能留庾彦徒勞問倉扁王老是良醫

八月十五日夜大雨

風伯遭譴不自停鞭龍倒海勢如傾胷中洗盡三年渴

闕

千倉嘉穀入新耕

野人亦有充飢幸相見春綿滿眼明

九月八日雨作

湓滌驕陽勢已迴徧流和氣入根荄簷間點急侵燈落

枕底聲高帶鴈來永夜故留人不寐輕寒未放菊全開

明年麥價應如土安用登高把酒盃

北園偶成二首

游宦歸來似繫匏偶依河渚寄衡茅以貧為樂漫喜酒與世無求非絶交倚杖静聞風過竹枕書閒看燕争巢却憐多事揚夫子更為玄文作觧嘲

酒昏便書榻詩瘦怯寒葅志大懷千駟功高憶五湖闕何如一盃粥晴日照吾廬

送春

終日無人晝掩扉緑陰庭草自相依輕寒曉覺池臺静半夜春隨風雨歸恰似舊遊鸎獨語畧無餘恨燕争飛

飄零不觧東君意却放楊花亂撲衣

有客携扇欲予題字因以一絶答之

平生自笑書成癖運墨圓毫日幾回六角招人聊一戲

區區老媪復能来

和鮑葦七夕四絶

織女黄姑天一隅九清飛馭盡通衢年年須作秋風約

此事朦朧信有無

奕奕流雲度太虚盛陳瓜果望天衢嘗聞刻楮三年久

一夕穿針乞得無
如何靈匹異人間脉脉相望卒卒還不用蛛絲爭送巧
自知得拙半生閒
一水盈盈會合難古今雲路暫来還幾多靈鵲成橋去
獨有棲烏月底閒
十月晦過舍弟庭玉處見諸人碁戰方酣頃之復
過集者皆散獨枰尚在窻戶閴然因成三篇呈
子常漢臣元一聮用弓字韻云兵鎮侯就國獵
狖士藏弓後以非同韻易之今即録

於此

妙手固多暇忿兵終易窮戲餘歸一笑戰罷失羣雄風過雨雹息天明星斗空爛柯人已去斜日上牕紅

一先雖自喜百戰亦須窮狡兔有三窟連雞無兩雄霸成秦陌廣騎去楚營空老子無知觧頹然醉頰紅

得失信偶爾好謀徒自窮前功竟何在百戰漫爭雄昧者甘守拙高人成悟空不如來飲酒聽唱小桃紅

御試宿集英殿雨過有作呈敏甫學士

朝寒生廣陌宿雨漲方池霧柝和鴉重風簾爲燕𢿱闕

多才惡摩詰無日不成詩

子常生日無以爲壽偶得團茶一餅因書拙詩一

首藉之以獻

比年方貢競珍藏膚理豐腴紫蘗光虬脊左回分絶格

翦衣十襲護新香貴人恩澤饒浮賜俗骨塵埃不合嘗

願作詩翁千歲壽乘風聊復發清狂

迎駕

端門萬騎錦衣紅迤邐鳴稍下半空天極奥居黄道北
瑶池歸仗五雲中金輿影度長廊日法曲聲回廣殿風
泗水昔年曾夢到拜恩何幸接鵷鴻

喜晴寄張使君

使君仁術物同情日望田疇祝頌成夜滴未休心欲折
朝陽初放眼先明比年歲熟多中上此事邉防繫重輕
食足訟稀真可樂時傾盃酒話平生

无咎哀辭二首

落落孤標氣吐虹青雲指日黑頭公兩行粉字平生盡一曲龍吟萬事空夾路衣冠如昨日故園桃李又春風朱絃雖在知音絶樽酒今誰笑語同

才屈千人未易量妙年文采已飛揚終身祇得一麾守後日空留萬丈光風馭不來成寂絶玉樓何在隔蒼茫可堪回首魚峯路澹嶋青松照夕陽

送次膺赴詔二首

辭章泛濫昔稱雄飄泊文園偶未逢舊典鐃歌歸制作

盛時郊祀待形容久無青眼憐高卧新有宮詞落九重
異日錦衣還故里却尋蓮社日相從
青雲初上萬人看中路摧頹鎩羽翰一日馳聲動黄閣
幾回飛夢繞長安翩翾丹鳳来天上寂寞雙松倚歲寒
自笑白頭冠尚在十年塵土不堪彈
次膺哀辭三首
翩然矯首奉恩除却似當年擢第初憔悴九衢林下客
光明一軸錦裝書馮陵河岳才無敵繪畫乾坤思有餘

方板赤虯何太迫君王曾未識相如

平昔紘觴浪自怡暮年薦鶚有新知蛾眉翻作黄昏哭

樂府空傳白紵詞上國音塵隨夢斷東山蕭管結秋悲

風亭月觀依然在遼鶴歸来復幾時

行止非人不自謀飄然一葉信沉浮躊躇去步迷三徑

奄忽平生閑一丘韶樂已聞更雅奏瑶池尤喜近中秋

無人解寫昇平事惆悵騎鯨去不留

雨後二篇

苦雨幾十日滿庭多土花行螺上牆屋倒竹卧泥沙澄景生凉吹晴雲變晚霞却愁清夜夢無計逐池蛙

一氣不自息四時如轉九月流天宇靜風掠葉聲乾紈扇已謝事莎蟲將戒寒登臨偶有得不復計悲歡

贈漢老姪琴

鄒嶧孤桐不可尋汧公舊斲萬黄金顧余久有沈舟志知子嘗懷欲炙心便好安絃求妙趣不須變雅作新音席間弟子來傾耳為問何人屬意深

某氏挽辭二首

翟茀朝初罷升堂拜已非凝塵孟光案洒血老萊衣奩鏡悲鸞舞庭萱感露晞西風原上路無復板輿歸

主饋齊家道羞蘩肅婦功疏封秦大國致養漢三公世事哀榮極人生夢幻空夫人篤好內典慈顔不可望彤史有遺風

樂静集卷五

宋 李昭玘 撰

記陵冢

陵冢在城南圖經云即王陵母所葬也案班固漢書高祖入咸陽陵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

陵善事漢漢王長者無以妾持二心遂伏劒而死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嗚呼聖人不作禮義大壞君子猶不篤於自信而閨門女子之行能勇斷不惑者蓋亦鮮矣如衛女之思歸共姜之不嫁其風烈足以悟動衰俗者又蔑然無聞焉陵母生於暴秦之世出於閭巷之賤未嘗聞風人之詠嘆良傅姆戒告之言一旦知其存亡去就之義而引決於死生之際豈非賢婦人耶天下大亂群雄競逐市井氣俠小人望風託附傾貲財棄墳墓妻子

冒矢石披荆棘甘心萬死之地而助為刀俎所宰封侯鼎食顯名一世爾及乎禍亂已定束手就戮猶强梁不屈謂失則為賊而犬吠非其主奚不愧於飛鳥擇木之智哉昔嫠不恤緯而憂周之亡齊女見宣王而發四殆之嘆當其禍見於已形智生於憂患何足多也秦鹿未死劉項相持一起一仆謀臣猛士睥睨於兩可猶豫之間此能陰知其成敗之理而以死明之信可謂賢婦人矣高祖起沛中委身同患者多鄉閭握手之舊獨張良

以兵法試之知其能用遂從而不去較之陵母先知之言猶有間焉夫范增不知項羽殘忍多忌非天子之度而區區與漢争王至其言再不見用乃曰孺子不可與謀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後疑間一行竟以疽死何覺之晚耶曽意竒計之士不及一婦人悲夫然究觀其情斷頸不辱由無累而明為人指蹤者以私欲害之也

錄僧惠泉事跡

惠泉彭城人住南臺閣子院性孤狷不妄與人交知名

士多就見之一與之語落落可喜數親之則拒而不應
義學趙洽慕唐人為詩得趣清淡淳化初曹彬緣弭德
超之譖出領節制閉閤謝客孫何自京師来久不得見
以詩自誚云欲謁元戎無紹介薛能詩板在雕堂異日
登南臺閩惠泉高縣扣其門一見如舊館於其廬饋勞
加厚將歸贐以裘馬後二年何為進士舉首第二人路
振官彭門何盛稱泉好義甚篤不求人知振下車携僚
容詣焉其徒曰前二日聞公来已游二浙矣振留詩壁

聞曰漢公嘗說惠泉師解講楞嚴解賦詩今日我來師已去草堂風雨立多時至今彭門之士語方外之游者多及泉焉浮屠氏法不三宿桑下棄父母妻子如腐泥朽梗斷割支體能忍而不愛若泉之志可謂善行其所學矣嗚呼士忘其所學者不能力行義命之說而養其不動之勇梏於聲利膠於事變顛倒潰亂撼搖煎爍如被壞絮坐叢棘中展轉鉤裂不可復出一聞浮屠氏之說瞪目垂頭恍若夢覺遽欲忘形骸脫世故而翻然與

之遊此自信不篤之過矣是猶燕人歸過晉國悲其城社而忘其真先人之廬冢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泉之所笑者也

跋秦系詩

右東海釣客試秘書省校書郎秦系詩一在南臺懷古堂一在佛殿東唐書隱逸傳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為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刺史薛播數往見系不肯一過門張

建封闢𥿻不可致請加校書郎以傳考之𥿻未嘗至彭城今在此有登戲馬臺詩疑其感事託賦不然酬建封之作也〼有客自泉南来歸出𥿻詩三十六篇號秦隱君集呂縉叔序其本末與傳粗合傳云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序貞元十六年過丹陽不知所終此差繆異爾𥿻辭意清遠諷而不怨有古詩人之風一時與遊者錢起韋應物劉長卿鮑防耿湋皆知名士獨權德輿深愛之非所謂大音希聲大味必淡者歟夫山林朝廷之士

未甞不兩忘而更笑故纓冠濡足則譏耕釣為亂倫枕流漱石則薄軒裳為喪我不得不然也若夫道不足興世才不足任物章功名夸權利睢盱於頹波末路間降志愁精而不知悔彼方且杖藜引嘯於岩石之上忘形巾屨而注想雲漢視此輩擾擾蓋蔑然矣余嘗讀糸詩至於老年唯自適主事任羣兒慨然竊嘆有味其言則知糸之肥遯蓋有所不為而後去非沽激喜名者也世俗之人猶欲以半通之綬繫而拘之難矣

記白鶴泉

臨角門外折行而西二十步有石井曰白鶴泉野老云昔有兩白鶴翔唳而下因以名焉泉舊在老子祠咸平中侍御史趙及築新城限於其外自是泉與祠異處人或不知也眉陽蘇公來守此邦治公之餘抉奇摘古以寓吟嘯初得泉焉味甘色白於茶尤宜以謂雖不及惠山而不失為第三水人始稱之世傳陸羽張又新水記次第二十種多出東南北州之水棄而不載一旦蘇公

獨為詮賞而北人不甚喜茶雖知之弗貴也惠山當二浙之衝士大夫往來者貯以罌瓶以籜封竹絡󠄀󠄁載小石其中犯重江涉千里而達京師公侯之家華堂錦席招一二貴人出龍團鳳餅次第而烹之雖醴泉甘露不足比名斯泉也棄於路隅人足罕至雨潦浸灌牧兒餉婦驅牛馬負罋盎飲濯其旁七月八月之間草深苔滑蝸螺鰌鮒曳泅自得道上行旅渴不得嘗歲時遊人過者既之瓶綆一照眉髮而去蒙煙墜露涵沙浮梗以寒冽

自恃而不能爭名於甌鼎之間良可悲也天下之物貴於近人而賤於遠俗人之常情多隨少執競於羣衆之所趨而不察君子之獨好此幸不幸所從来而其致不能一也嗚呼物固無求於世為士則有義命者也

辨戲馬臺

城南有山建佛刹其上徐人謂之戲馬臺者也宋高祖九日登此臺賦詩燕集故事風流至今存焉眉陽蘇公嘗考之曰山石犖确不可以戲馬其南有亞父塜疑即

故臺也余少遊濡須過范增墓喬木翳日祠宇無人里人嚴事之後讀大歴中張謓法堂寺鑄鐘記考其地今臺乃鳳凰山以此知塚即臺實非塚也推其附就之始出於小人好勇喜於犯險以夸其氣俗不然驗人逐客據登覽之勝壯山河悲故國借其一弔焉二者之情不同其於狥名失實一也夫弄劒者劒殺之狎水者水溺之吾終不知羽戲馬邪馬戲羽邪當其馳騁自若顧瞻叱咤縱横出沒思欲憑風雲超日月南驤五嶺北踶燕

代秣流沙而飲碣石其志亦雄矣故屠咸陽收鉅鹿震讋三軍氣横宇内將諸侯兵三十萬畧河南而西阬秦士卒降子嬰燒咸陽宫室分王諸將如左如右指麾畧定投策故鄉以幸休息而漢王徐躡其後張良陰制其鞅田滎彭越驅逸彘而驚之瞿然復起雖蹴城陽蹢躅於成皐廣武之間力殫氣褫乃約漢王中分天下而志局矣至於烏江之困不能加一箠而東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年所當亡敵吾不忍殺以賜公噫末之思也胡

不曰使我恃鬬忌人謀而失天下者此馬也殺之以祭
居巢老人如此則後世君子猶善其知悔焉

記殘經

南臺古剎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
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
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
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
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岌殺其帥薛能克

讓懼下叛引其軍還兗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飢燒營以譟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賕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託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僖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羣嘯王仙芝揺毒於江湖黃巢磨牙於閩粤荒墟

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彦威也後爲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弑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刼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寖逼興衛强藩悍鎮隂虞爛額之禍進退首鼠

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盗國人共怨怒友恭猶詭情倿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盗福不亦愚乎毗荼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斂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以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偪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鑄也唐制太后皇后之寶皆尚寶主之未嘗用印凡封

令書即太后用宫官印皇后用内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宫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横裂蟲鐫鼠齧雨敗塵腐無復允綴想夫飄散蹂藉炷燈拭寮補壞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刧今其徒怠棄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

福自人不在於黃縢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記劉向冢

酈道元水經注云汴水西十五里有楚王山自楚元王後世塋於此凡十三冢皆結石為之今向冢獨在城北五里蛇穿冢齧斷垣破甓茅棘蕭然疑其世非襲封不得與先王之兆域而為別冢故也向元王之玄孫以經明行修擢諫大夫蕭望之周堪以向忠直薦於朝元帝儒

昏小人比德許史以外戚干政恭顯以近倖盜權向肺腑之親乃心王室抗危言吐孤憤必欲推拉小人拔天下正直之士在帝左右以清天憲方羣邪側目相與攻詆勢不能支初下獄再免為庶人人終十年見廢蕭望之周堪皆被誣自殺向獨得不死而志亦不少衰可謂忠矣惜乎既以身當怨毅然特立不能暴小人之惡揚於王庭以動天下之公義及使外親上變而戒帝無漏言彼所以揣其不足畏而又欲擠之者也當是時韋玄成

貢禹以經術位大臣不能助善排惡為向明區區之義指以為罔上不道由此觀之為向之言者果亦難矣厥後成帝沉於内嬖王氏專制威福上下之勢將轉衣為裳忠臣良士惴惴懼禍向引春秋變異欲以刼其心而終不省其一二豈言有所未中歟趙氏殺太子國嗣屢絶當此之時因以天性不忍之愛父子之至情引諭禍福指明治亂之漸庶幾惻然知悔焉夫震雷變色作於須臾蜂蠆螫手終身戒之何則遠於人者不必甚畏

而迫於所愛則惟恐傷之也若向之博極羣書議論不詭與董仲舒揚雄司馬遷相先後可謂命世之才矣於今洙泗之上士多博洽廉靖樂道者盖向之遺風云

録張祜詩

勝因禪院有王智興詩刻凡十餘篇最後處士張祜酬智興詩曰更有柱天功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本徐州牙兵屢擊李師道有功為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充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河北行營朝廷用崔羣為

武寧師羣畏智興難制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僚屬迎之戒吏士委甲智興斬關以入殺異已者十餘輩然後謝羣曰此軍情也羣為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鹽鐵院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方罷兵不能討詔以全節付之祐所謂柱天功業者既已誣矣字畫抵捂如刀筆吏所為詩句淺惡甚於里巷小人嘲調不根之語祐比之李陵右軍又不情之甚也嘗讀杜牧與祐詩以謂千

首詩輕萬戶侯此豈足以輕萬戶侯耶唐自元和以後士人多以辭章遊王公之門謂之投卷所韋者大則薦聞於朝小則資以賕貸士之急於人知無甚於此時也戰國之士挾持詭說以揺諸侯一見而為客卿再見而為國相在則令人安去則令人危全城廣地獻於朝白璧黄金將其後較其所得止足以咤怨妻賣仇女後世謂之賎丈夫況夫彫畫章句卑辭歛衽以幸一顧之價而自信於終身其視賎丈夫猶十百也習俗之弊使人

如此嗚呼信道不篤喜於自媒能不以美言為禽犢者寡矣

說二洪

泗水有二洪自城南五里曰百步下百步六十里曰呂梁百步言其長之數呂梁則見於莊子者也鉅野之北衆水合并滙為大澤大澤之水又決為兩支一則北過於汶循齊之右足而入海一則南過於沛走彭城之脅達於淮而入於海由沛而上則謂之泗水泗與汴交流

争於兩洪如吐於咽嗌之中怒不得逞此湍險之患也夏秋之交時雨暴集不辨牛馬霜寒水落巨石磥砢如伏鬬士布陣馬水之来也左旋右折而突出於兩翼之間騰踏披揚而出立而睨之股摇目轉疑與之俱𩙪瀕河之人狎水如陸御舟如馬習於疾徐上下之數挾以專利行人往来一聽其可否之說少不當意則操篙却立負絙鞭牛而不顧其用情酷矣景祐中李文定公遇水大涸起徒千人火烈而醯沃之批以巨鑿而排以飛

搥雖不能盡去其害而勢亦少浊後之議者必欲行公之志使之淡漫安流而後已此迂論也夫泗之為水若江漢之有源也游而無節則不數晝夜而竭安復有舟楫之利哉人且車矣夫天下之事有人力所不能爭者皆天也世俗之人必曰前人所未至而天下之智無易於我而力為之其克濟者鮮矣自古功名之士好為奇智拂天下之公是强所不能以成其私欲未能以三為四而其末流卒至於大壞不救由是觀之莊周塞聰擺

拍之論良有取也

錄德宗詩

唐德宗賜張建封詩皇太子誦書在太守治事堂之東貞元四年拜建封徐泗濠節度使以備李納十三年朝京師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將還帝賦詩以餞之即此詩也德宗性猜忌諱過愎諫甘心姦諛用盧杞爲相賊殺賢士大夫流毒于民天下側目欲食其肉猶曰我未見其姦邪其狠暗可知矣奉天之

難大器幾覆殘家破國出於心寒股栗之餘深自懲創
始行姑息之政優恩曲遇如撫藉兒女欲以結强臣悍
帥之心而方鎮日益怙亂唐之威令自此微矣建封以
忠力自明寫情帝側故歡然眷與動其忠懸親製其辭
文使儲后書之可謂異數矣然自貞元以来忠佞不分
誅賞無信予奪不專於天子其失民心誤天下非一日
也四方搆亂兵拏不觧四凶二孽煽禍相戛朝廷出師
問罪如持三尺箠行羣虎狼中旣驅於前已攫於後豈

建封一手足之力所能捍哉觀德宗初用陸贄於艱難奔播之中能聽其言引過自歸以謝天下故詔書所至武夫暴卒無不感涕毅然宣力戡復之功贄有力焉及事平之後蔽裴延齡之讒遽欲誅之其忍戾不仁如此反欲以方尺之紙　膚革之言以起天下之義心芟除根柢之患固已難矣嗚呼自古君臣相與之際無漢高祖之大度光武之赤心唐太宗之知人猶以功業望人者雖行道之人猶不信也

樂靜集卷五

樂靜集卷六

宋 李昭玘 撰

濟州真武殿記

北極大帝位紫微垣左右四將真武在其序明威正一實帝之司殺者也按太上真武經元始天尊於上元天宫說無上至真妙法時魔鬼流行横毒人命幽冤之氣上蒙天闕有北方大神將號曰真武能以正法袪攝邪

厲即以符召之付之馘滅生人既安乃復其位大無量心不斷仁濟晦朔之間一降真馭蕩除不祥扶翼廉善故尊事祈報之禮甚虔而度危拔厄之功著見非一天禧二年有龜蛇見於都城東南隅即真武之負足神也居民不日建堂其上以表異之有泉湧其側病者謁之一飲良愈詔遣中使度地置觀名曰禪源加真武號曰靈應真君凡神降之日公侯貴人宮闈戚里朝士大夫閭巷庶人屏居齋戒奔走衢路摩肩擊轂爭門而入歲

以爲常方州小邑閒設祠宇寖久不治雨漏塵委狐鼠
穿穴靈響寂絕無所憑附大家富室猶能虚館寓嚴器
飾薫祓汎掃以迎其来下里寒陋敗帷破屋父子喧呼
腥穢不除欲望雲旗聞風馬九天寥寥區域萬里果何
在也夫大淵空谷窅然静深如有神物使人色動形悚
無敢狎侮有所畏故也是心也人誰無之顧作之何如
耳天慶觀舊無真君祠奉議郎陳公穀語道士史知真
曰天之威神位在黄籙汝知日誦其經不能爲人請福

亦黃冠之罪人也余願以月俸三十萬造真像寄位三清之側以示警發度材聚工峙基結宇汝之責也知真領其語因謁諸里人有河東薛洙者士族子也歡然應之曰此吾志耳相與風曉善類積錢一百三十萬度東南隅為殿四楹涓日之良作大醮設以奠神位劍芒霜冽目采電射玄衣蹻首赤靈吐舌天丁玉童猛厲靜莊旗旛飛揚微風觸人香嬰上騰髣髴雲霧衣冠士庶羅立庭下拜而升拜而獻獻而祝又拜而退踧踖屏息無

敢噫啞如負山岳如臨崖谷猶恐神之不享也非有畏
心孰能使之方斯時也志專氣柔五官無邪七情不競
恍惚之間影動響觸莫知神之所以來也如是者特須
臾之感耳幣焚罷徹飲福言歸行路顧瞻不見可畏向
時之心寖爾迷滅神之去人亦復遠矣神行乎空虛遠
之不得疏近之不得親因人之心為之去来故化材以
成象因象以致其心此奉祠之意也人能有常心不變
不惰如獻祝之際日勵而時出之無入不為善則神將

保汝為福無窮事之順遣者不祈而獲顛危疾苦必有以振虎符不飛靈劒不試伏妭飛疰嘯梁瞰室之禍無得而憑陵矣凡諸邦人儆戒無忽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記

徐州巽臺記

徐古大州氣象雄奥面抱巨峯背負連嶂汴泗走乎兩肋長洪齧於衿領之間重岡鉤阜夾曳旁立如闗如逐如邏如遏雖欲放觀長想意已廹矣州之東南地勢委

靡紆以平林演以廣隰山舒而水緩悠然逝隤然止如大路馬安安徐步如隱君子偃卧退匿可望而不可及使人心目暢達而不病乎拘底獨此一隅爾鳳山僧行介即其居之餘址疊石為臺崛然百尺以直其隅憑陵半空睥睨孤刹東南之勝交薦於臺上臺上之觀委蛇而無窮也涼秋八月金氣既明草木鮮静天宇空澈太守王公率僚屬登其上而讌飲焉是時也微風颸颸隨乎欄檻飄飄乎衣裾颯然撇巾髮而過也煩昏頓祛神

爽超發邈焉引覽千里在睫况練光之横溢紺螺之明滅飛帆欻見孤鶩乍失不舟不轂以意爲適直將跨流雲於蒼莽軼征鴻於泬寥而後已也公顧客曰異日有此樂乎吾欲據東南之會名此爲巽臺非特辨方配物又以表吾之所樂也有客曰巽之名則稱所以爲巽之說竊爲公發焉觧倥偬而攬高明逃諠嚻而接遐曠欣於暫得而横謂之樂非樂也今夫肆目之所逐快心之所適觀滄海之浩茫識閬崑之縹緲摶扶揺擻膠葛浮

河漢而問津於牛女猶未厭也須臾思窮力怠摧頹却顧盃案狼藉人語聒聒曾未離乎一席之上已愀然不悅及乎風霾暴勃霧雨迷塞天寒日暮不可竚立嚮来之樂顛倒潰亂不可復覩而憂隨之矣大哉樂乎古之為道者不交於物意無所至収耳目之役闔吾神明之舍𡨋乎至虛以六合為内如此則高明遐曠無時而不與吾俱存又何能終日栩栩從物飛揚而不返哉故易曰巽入也

真樂堂記

李子以書乞墨竹於眉陽先生先生不安許可得李子之言喜而不拒作大小竹石二沓以貺焉李子再拜而受正顔色而觀之柯葉脩勁聳動偃仰風雨霜霰所不能凌廉角竅缺盤礴屼嵂百夫不可轉也一日而神動二日而心化三日不知形骸之所忘意慮之所得彷徨顧步如恐其忽然失之也當此之時雖疾雷不驚飄瓦不觸況乎睡寐飢飫晦暘寒燠所能覺哉先生謂李子

曰君豈復事此兒女子喜好者也先生道德高重冠服天下歘然猶以兒女自處則眇乎不足數者非敢與知也富貴聲色得之則淫溺怠傲不得之則窮日力而爭此壯者之所好也飴蜜梨栗得之則莞爾而笑不得則雖若有失而不知所怨此兒女之所好也及夫愁精搖思昏病羸僂雖堂堂之軀未嘗不為兒女之所輕挾懷咀嚼叫呼相擲雖三尺之子未嘗不為壯者之所嘆二者之好果誰樂邪然而壯者之好無窮兒女之好易足

吾以易足者為真樂夫為天下所笑必以笑天下者也為衆人之所棄必亦棄衆人者也物我未定不可奪此而與彼則姑從所好吾豈知有物哉今以先生石竹掛於坐因名其堂曰真樂且以成先生之貺而不敢忘也

葬遺骸記

元豐壬戌京師之東自春徂夏連數州不雨徐於他州獨屢飢而旱甚故其民尤病太守高郵孫公哀民之久窮也寤寐如疢憂見言色凡山川之在境內與其佛老

子之祠不以遠近疏數皆躬請焉至於徙市舞雩之法亦復為之雖雲徂雷升徬徨回薄拒城四五十里輒止疑若有所忤而却者人莫知也是時民以艱食往往盜發荒塚取故塼以售日或百數州有書生江天錫能道晉相和魯公凝記夢事因客以獻請公加禁罰公聞之惻然翌日下令戒民毋得發塚期以不貸遣校吏拾野中遺骸得一百八十餘軀葬於城南官之廢地為之祭告而後掩焉後三日大雨一夕而足初魯公微時偶歲

早夜禱於家庭既寐夢遊新橋頭數十人聚語道上若弔若賀者怪而問焉前一人對曰吾昔居賓德坊開運二年死葬於金山之陽吾之閭里附金山而葬者八十餘家歲遠子孫淪亡祭祀不主無理之人輙破墓暴骸斂陶甓以為貨悠悠之魂無所棲息故寃哀之氣上薄於天帝實震怒踰時不雨使彼方之民愁餓危蹙為吾等報也然來者猶未已吾方得理於帝君能為我言諸守長可為之禁而歸吾故宅庶幾可和陰陽回帝怒而

致膏澤焉顧公無忽魯公寤即以書抵在位者如其言
而為之果驗夫鬼神之難知也久矣知道者不必窮諸
形聲而後信以理推之可也孔子嘗謂子路未知生焉
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信乎死之與生鬼之與人雖
陰陽晝夜所役之不同要之情狀猶未離乎其類也夏
凉冬温燕居燕寢覆其體膚藉以莞簟一有不足則通
夕不寐及其為鬼也毀其室宅暴其支首凄風烈日無
以自蔽豈獨無人之情也哉世固有賤死而蔑鬼者與

其自戕也特一間耳昔東海繆殺孝婦三歲枯旱後太守得其故祭孝婦冢天立雨歲即大熟以此推之掩骼之報固不疑也雖然君子之用心也不期於巫祝之說亦曰仁而已矣達吾不忍人之心致吾誠而為之若夫報施之端有無之理不必論也大矣哉孫公之仁其利溥也明有以振其生幽有以安其死輙書其事以聞諸四方士大夫之仁者庶幾公之澤益廣焉元豐四年七月日記

任城修佛殿記

至人無形合宇宙以為形大道無寄因萬物以為寄形無所窮則不可思寄無所在則不可致若夫游想於恍惚之間假名於真寂之外所見非見所得非得是猶鑿地求天止能見影尚何足以覽太空之寥寥指靈明於無碍者哉西方有聖人號其身為千百億化身無往而不通號其法為大寶藏無求而不具變化出没廣大圓滿不離自性行住坐卧飲食謦欬皆為解脫色所不能

見意所不能取以三十二相觀則相相非真以七寶布施修則布施隨盡故非去非來非有非無是名寶相持一句偈解無上意是名無量福徳至於金玉珂貝繒彩雕畫纖麗昭爛作而相之其富無倫高堂廣厦丹楶藻棁岌嶪沉邃覆而棲之其貴無敵瞻儀引仰胝足血顙歌唄環遶無日不在是於無為中妄生縁影自以為得妙道之行是亦疎矣然則法無二門根有利鈍太上無修非心非佛其次不修佛而修心其下不修心而修佛

要其有所至一也由是言之以色相觀以布施修是人雖不能生無所住心已於三毒火中得甘露味必竟清淨不纏煩惱與夫夸悍哭盜欺忍頑戾不知可修不見可畏如鬬獸觸格黠囚抵獄不順羈紲不承箠訊跳梁倔强自速喪害者固有間矣此佛氏之崇塔廟所以有情化也昔者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過晉國同行者指其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其廬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夫悲不自知對境而作凡人

一禮塔廟一瞻像貌生歸信心起清淨想亦因於境而已外境所設豈能使人生如是心起如是想由自性中本來有故冥冥之民必待境而後知化乃蔽而不自思爾噫性不在境依境而後覺境不礙性見性則自忘及乎萬想俱融一真常寂五蘊六根悉是幻化山河大地悉是虛假向之所謂塔廟像貌者乃聚塊積薪而已其於佛也奚有

負日軒記

天遊子窮冬苦寒薪火不足鑿屋之南垣盗太陽之暄而曝焉大明既升赤烏吐精玄冥收威萬物皆傾叢林之鳥穴罅之蟲鳴呼攫躍磨喙伸足于于愉愉莫知所作吾方垂頭隱几閉目擁鼻傴僂而負之初焉若沃若嘘强者柔屈者舒爬搔引挽無意不如少焉肌血活流經於髮膚骨肉俱融充乎虛空吾不知形骸之所以為我我之有形骸邪吾不知洞戶奧室綈帷十重白狐裘茸巨爐獸烘酒行十鍾有樂於此邪吾不知大漠之北

氷厚三尺鑚木敲石煙火不出十指欲呵呀然巳踣有不幸於此邪吾疑夫陰陽氤氲太和渾淪還我以性命之根使我遊真挹醇與天地並存而獨有此邪吾是以愛之而不知厭就之而不能違晝則遡而東昃則遡而西竊竊然惟恐其去巳也巳而羲馭將宿奔於蒙谷吾不能疾走而逐於是始不豫於吾心吾猶計之卒歲之寒不薪不火庶乎計日而長有此也及乎朔風吹雨飛霾四昏老陰司殺怒氣慘烈其闕　萬物鳴者吟飛者

哉吾亦拘攣拳曲拔肩累足鵠蹲蝸縮敗絮自擁悽酸百種蠢蠢時動如蠶包蛹雖沸九鼎燎鄧林使吾沃而煬之恐未足發吾生氣而綴吾餘息追韋前日之愛不可復也故吾心更悲夫一晝一夜陰陽代更一寒一暑四時錯行此萬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地亦不得私於萬物今且狥吾所愛將獨有以成吾私既知其不可有也始則不豫於吾心終則其心更悲不亦惑歟然則天下之物戛於利害之塗與吾身託於變化之間者果

可以獨有歟至於鬬逐排擊一得一失喜怒相賊而自焚溺者不亦大惑歟是說也雖野人不得獻之於其君吾將自事其心焉

樂静集卷六

樂靜集卷七

宋 李昭玘 撰

勑謚靈慧大師傳

師諱仁節俗姓張澤州高平人也母初姙夢白光照室生而有異相眉目澄秀手過於膝七歲不肉食不衣紈綵恥從諸兒戲弄父為館書生授詩禮數不受教書生呵責之師曰自性具足實無可學諸法空寂亦無所說

何用讀書為書生曰小子敢爾吾獨不能教汝邪師因詰以經義恍不能對師曰未能利己焉能利人書生大慙服其父聞之曰此兒夙生法器已能出離世間當求正眼證了真際是時白馬寺遠法師號通性相攜往見之法師使誦金剛經師纔啟帙遽發問曰一切經皆云如是如是之體果在何所若有處有名即是我相無處無名即是外道法師無以答顧謂侍者曰不意今日復見善財童子後三十年當大揚教法汝等悉心供養師

既融徹正智欲開度迷獨行化四方以廣緣遇幅巾芒
屩不求變俗初不知其異人也儀鳳元年過濮州濮陽
縣大姓王敬僧邀止居第躬啟法席然宿蔽情塵陰懷
怠慢一夕與其母問法俯仰恍惚見金粟化身放大光
明充滿内外敬僧惶怖回嚮亟斷疑網召畫工潛寫光
相六日不成師責之曰賊心未除豈見真相敬僧阻懾
悔罪更以黃金鑄象示堅固信一鼓完就師曰莫作是
念須自心解脱方得見佛開元初南遊黃梅寓蘭若堂

中見如來像不加瞻敬拊膺自呼曰大雄世尊顧謂第一座曰佛在身中莫從外覓恭敬讃嘆皆是妄想作禮圍遶但行邪道一切凡夫知修福德心不修無住心知皈依色相佛不皈依自心佛如此起解未免墮落在因作偈曰真佛不住有相非真若求有相即是迷人中有明法師者善講大涅槃經指擿疑義懇師開決師曰三世諸佛十二部尊經皆以無為法未審和尚將何詮說凡如說大涅槃還見大否若見大者即是說大涅槃若

不見大而說大者即是謗大涅槃莫為語言了了便持我見如破此疑障師特為印證尋亦領契一日都督啟聽事堂召禪支名宿與師評對師辨才流速無敵敵者即曰是法平等本無驕慢亦無怖畏無為白衣論道輙生輕賤公卿據席爭持怯避今日諸人各為佛法大事如兩軍決戰箭鋒相迎先墮落者便入死地有説速道時諸禪子默認玄旨作禮而散開元五年南遊梁宋望都梁山氣象明秀謂其徒元惟良曰昔世尊未滅嘗有

五百羅漢於此棲迹今猶有窣堵波在乃淮川福地也
佛度衆生無有差别而衆生感遇自有期數吾將大起
佛事莫如此地耳翌日同次於盱眙先福寺頓錫涅槃
院相地之東偏誅盌榛棘覆茅爲廬從者如流不日成
聚或問曰大師從何方来特起化道曰吾昔居西竺香
象山北方衆生宿有因會故来度拔先有僧伽道人過
寺三請不受乃言曰吾因緣不在此耳後有白衣人即
無垢真身爲法津梁汝當歸重昔五百羅漢居此嘗有

甘井大石覆焉是人至止當自開洩亦正法流通之驗師既來從者告無水命具絙錘發石出井而飲溉大給令號為羅漢井九年師改修故寺慮嚮道者信心未固與門弟子曳杖淮上逢一流𪗋扣其額而問曰金玉滿堂莫知誰守四大六根令復何有明妙真性本無起滅情境盖纏入生死道故了之者不受後有昧之者常與物遷汝等持修可復流情彼方之人聞是真語洗心喜捨斵材取鍛千里而至師法力願海亩攝有情故神人

弗違善惡均化方構棟未具聞豫章石浦山巨木無計
復領徒南度躬命採度險翳之間異物憑負有大蛇呀
噏氣焰熏烈衆不敢近師為之戒曰毒無自性業力所
成汝子在前肯復殘噬觀汝此心本來慈忍業未盡
故還生殺害作是語已俯首委蛇而去斬伐朞月得美
材萬數皆筏乘流初艤淮浦暮夜風烈漂激殆盡門人
惡睨師獨恬暇自如須臾風息潮泛俱集浦中後人號
其浦曰旌異焉將達先福淮水幾涸最大木數百章重

於挽曳不日水暴溢木亦隨至廣陵楊生撍鑄大鐘以修法具既而金齊方流如迅雷震聞於數里都人士子竦動驚徹頓有悟入越明年殿告成未嚴像設董事者請募檀施師曰異日當天授寶相行俟之耳後果有鐵像浮淮而下泊於境上迎置廣筵巍然端睟乃彌勒佛也江都劉氏鼎建寶塔所費億萬雕繪瓌麗工技幾成乏鉅金千畚夜禱于庭翻空而下遽就緣力門人謝居士西遊陝州偶都督崔公酺饗於開元寺居士過其門

顧金剛像訶擊之曰汝知佛性否闘者斥其狂執以見都督且疑其非常人也命具以情對居士曰吾非狂但令人誦金剛經不知其義正如此土梗耳崔公却音技召諸釋子談金剛經義無一人應者居士為開析如流聞者通解或問曰汝從何證授曰都梁山三賢大士吾師也崔公昔慕真範輙東嚮拜遣使馳五百緡副金帶以獻會廉使按縣或告師以左道疑衆使即詣焉引師詆責曰道人當以正法示人可復簧鼓邪說師唯唯稱

咨乃裒會學徒講涅槃義如師子音振越閼厲使者深省妙趣摧伏魔見合爪稱嘆祗奉白金百千以助香炬玄宗皇帝早服高悟召入內殿恭問心要欲以如來衣易居士服懇託至三請俟他日乃受澤州司馬改號玄寂并賜章服道具適其所從師以應緣未畢願歸海上詔復其所將戒行有大乘雲禪師者領徒五百迎詣丈室祈禀機訣師曰若欲問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是道心體清淨與虛空等不可執取亦無證解如如自

然乃是真覺大衆此是自身中事莫認他人語句努力
珍重師還抵舊住有南山暉律師来勞跋履因問曰大
士不破律儀不持戒法和俗同塵何有差别師曰名有
緇俗心無凡聖吾從阿閦佛已来深得正法故内秘菩
薩外現聲聞與物波流實非有我今如此言迷執我見
持戒出家本求遠離而心有我者即同凡夫律師感嚮
而去忽有二梵僧參禮師引納尤厚嘗中夜講話但聞
婆羅門語數日梵僧辭去門人訊詰宗嗣答曰此吾師

也昔在西域遊化五天竺國爲吾授記行止相失今四十年因謁清涼山方知投足此地然彼我異縁吾亦西還耳師道化大行風靡四遠華岳黄冠郭談虚趨來訪問遽謂師曰吾服氣鍊形積有功地將何便門示我解脫師曰大道無形至虚爲體滌除玄覽物物皆無舍己尋方猶鑚氷求火氷盡力窮火從何得談虚憋屈悻然告往遇三虎踞道求哀戰伏師還爲攝持遂獲行邁初工事起徒邑人陳招不倦財施頓輸錢數萬師曰此暫

從汝貸為汝守之耳師赴詔還招已殫困屬夜寢方寤聞風雨暴至卒無有也黎明家奴報數百萬錢還帑中矣師多刼因緣悲智具足威力無量降伏一切宴息經行天神擁衛故能警動聲緣成不退轉調服魔戲為善知識者其事非一也嘗訪臨淮富人藺氏家有嵩山李全芝蹢闒展謁藺氏揖與之進師方隱几澄觀有二大盜跡士紫金相持劒左右全芝怖却顧垂悲濟師為攜接門人吉證從師往上方既還已昏暮覩介冑巨人標

相威屬徐躡廡下師至具以疑告師曰此名樓至如来最後得佛有大神力護持正法阿修羅種見即膽裂汝以定眼觀之勿畏也開元十五年為凶人誣訟刺史械付吏鞫訊尤棘一夕大雷雨墻戶俱徹同時繫者五木隨觧吏以變白刺史徬徨懼禍師勉之曰瞋為毒業如火熾然火盡復寒終歸清淨我法無諍猶如虗空織溺兵燒空終不壞如是淨念勿生狐疑後縣令以強忍挾恚召師具飯餌毒其中師覆盂於地震裂三尺令觸顙

謝過師曰法無我人冤親同等雖殺父害母不生憎怨
如來性中不說罪福但寘有心永離顛倒何多謝我也
緇流無明每忌師出巳陰賂姦俠託以戕害偵夜燎燥
鋑潛入見天人捧足龍象游戲屏氣辟易久之推戶閴
然遽欲前進變現如故乃投兵悲涕㨶從悛洗師棲止
簡易不戒扃楗每出應供詺執金剛曰善為吾守果有
盜得衣將竄拘不能去師還猶奉伏待命顧謂執金剛
曰姑舍之盜即棄衣慚遁其變異感忽不可思議皆此

類也天寶初化事大就吏命督工劉海者增傳殿址以
杖畫壁曰大水將至明年淮流漲溢不移所誌廣陵者
老依止既久來懇師曰我輩與佛同世未能斷除結習
願畫一音相晨昏瞻事庶幾常起正念不染三毒師許
之尋召工和涅丹碧種種變化竟不能繪寺傭李遠者
素侍巾錫以無心覯相落筆肖衆競讃禮五年十二
月十三日早方盥召門弟子曰吾因願既成來去順流
今將逝矣吾滅度後四十年不移此邑當復相見學道

人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心法雙寂此名見性諸境
攀緣悉是邪見應如是知應如是住違吾言者非吾弟
子吾非汝師嗚呼生死事大如救頭燃歳不我與悔將
何及復作偈曰身從幻化生四大隨變換還從幻化滅
不滅乃非幻滔滔生死海迷者自流轉但照本来心一
息過彼岸是夜向晨沐浴趺坐而滅報齡一百有五平
地大雪林鹿悲鳴山祇慟泣門人相與議曰昔皇帝為
師改服云請俟他日今其時也乃掛衣祝髮儼如生存

卜葬於山之高原而建塔焉師惠命無碍凡所說法皆密契楞嚴圓覺金剛的義故順旨投悟委順而化者或以側足或以坐忘蓋亦千計建中末傳業繼序者猶數百人屬兵蹴兩河師昔建淨居竟為煨燼因移寺於涅槃院將遷其化身傳以塗漆啟發之日鐵函已壞而神色不變眉髮修然即以華旛道迎藏於别室往日之言正四十年矣五代之亂群寇剽削有士人官于盱眙者挈取慈相絶淮浮泗過于彭門其舟屹然而止舟人聞

之闔境奔仰或相謂曰至人化現有方隨緣度物豈吾徐之民將利其賜乎越明日道俗千人頂負膝行奉安于乾明寺法雲所覆千里蒙潤西跨梁宋東達鄒魯長淮之南清汶之北有目有趾者咸歸赴焉我朝慶厯七年尼惠忠發大願力造塔於寺西南隅層甍危絢寳坐崛起四方獻饗綿絡不絶數當輪巔發布光相覩者踴嘆寺有古鐘聲振脩遠而棲庇太陋方陰靄中射影簷障見隱突間宛然模象連復數四玩揭重觀即不復有

熈寧十年河決澶淵東注淮泗環浸城腹民命如綫太守眉陽蘇公軾率吏民致齋祝期以旬日之間水退城完奏乞謚號漲怒果息而淫雨連霔再罄誠謁廓爾澄霽踰月表上其事天子異之賜號靈慧大師塔曰靈慧塔元豐五年高郵孫公覺來守此邦也歲久旱精禱塔下甘澤霑足因取謚號勑書蘇公祈報詞疏并刻于石河南王公說代領府事六年夏時澤愆啇祠謁多不效公默念靈蹤宿具薫饗達旦霑沃六月孫公以書移曹

南李昭玘命採次遺事為之記録得大中元年釋徳秀行狀于尼惠忠院元和二年翰林學士吴通微碑于故先福寺以二者參訂芟其重複汰其語意鄙近與事不合者證以年月為之傳云師出世與僧伽相先後故其事尤類蓋於後刼中同一縁化迄今雍熈塔左猶配禮焉或者以為宗門手足其實非也

送吴秀才歸汶上序

唐李衛公甍百八十年士大夫有觀故物於其家者感

嘆惻隱斂容肅心竦動耳目如見其人彼其聲音笑貌已散於冥漠氣血精魄復化為塵腐後之人方且區區起慕于手澤之遺物此獨愛衛公之賢為不足故也物之偶存者猶然果見賢子孫則愛之宜何如故文肅吳公起布衣致位二府熙寧初言事不合出治鎮海不朞年告罷澤施于民者日不給道行于已者未能如所期天下之論至今傷之吳君說禮文肅公之季弟子也篤志好學議高而氣直落落有大器吾於文肅公雖不及見

所愛者吳君耳夫水之阻閼者決之則灌千里木之壅
壓者一發則枝大乎榦所積之勢然也吾將見魚山之
塚松櫝有光色汶水之廬賢士大夫結轍而來遊者復
自斯人始傳曰樂與餌過客止吾無能留吳君矣君可
自留耶日回月周時不與人遊君其勉之

晁伯均字序

南陽晁子過余曰公秉名伯乂所命也取周詩秉國之
均為義願請字左右敬從教余因即其義字之曰伯均

伯均之理固有本為子詳説之世俗之言薄等厚小齊大割疣補劓斷脛加足一視同情乃謂之均非也此小仁私智信情滅理自以謂得盡物之心不知搶攘剖擊之患自此始矣天之於物寒往則暑隨之春生則秋殺之一雨即潤一風即動不為大者餘小者損秉其運之相推付其分之自宜即参而該更先後而一此均之義也地道亦然陵高澤深水濕火燥金沈木浮翼飛角逐若違若從若離若合各正性命混為一區所均亦大矣

有人道焉貴食肉賤食藿君子乘小人徒賢役不肖不能事能尊則數隆卑則數殺使人以域守以畔立靡然聽順而無怨爭者各得其均故也天地陰陽猶不能反物以行其私任人之事者不以好惡取舍累其心從其理之當得則不待斟酌推移而天下平矣必曰吾能貴吾能賤可進可抑可與可奪不任其均而惟其均之者在我其克濟者鮮矣斗斛權衡不為怨府至公之所寄也輕重虛滿一有心焉則無以信於人操之者罪也晁

氏漢家令後文莊公以亮直忠厚參真宗政事推大公
至正以服天下而天下稱其賢吾子四世孫也好學有
遠致以名節自勵異日必能似之吾子勉夫

晁子安字序

頴川晁子求字於余而俾序其說三反而益勤吾聞責
善朋友之道也吾子既不鄙而與之游不敢不告人之
秉物大小輕重要之執而勿失也而莫慎於執玉冕弁
入朝奉祀宗廟大君天臨神明交乎左右圭璧在手屹

然而立聲氣不動若有所聽者安其心以奉之故也不然傲而高怠而每下有所思而隋驚懼顛仆而倒置者中自亂耳士之學道者必以執心為主智及之仁守之莊以涖之擇術既審見善既明吾將操而勿捨也如彼而阨窮如彼而利達吾不知也行或縶之止或挽之吾不知也所知者吾如是而已見得不惑臨難不懼奉其身以立於義命之際甘言厚利不可撼搖大威強有力者不能掣而奪也行無奔息卧無噩夢神舒氣怡泰然

自若者吾能安之耳夫心危物也一動則不可禁三牲
在前五鼎在後文綉眩亂淫哇嘈然勢利之徒左右招
之睥睨之間風回波靡一舉手而攬之頹然形往安暇
固平日之挺持者哉詩曰秉心塞淵外物之来不得其
隙而入窅然静深無以撓之非安而何昔文元公仕
仁宗朝致位内相履道夷坦與物無競及其老也退而
家居著書樂道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始終完一天下大
夫皆尊仰之究其心之所安非一日之積也吾子好學

特立靜以自守不妄取捨異日必能似之謹再拜以告

請字曰子安

燕遊十友序

余發故篋得頃歲所藏古器銘識晉唐石刻唐人遺書名公墨蹟臨倣諸帖小畫水石蟲鳥傳模畫本類而緝之判為十帙名曰燕遊十友此十友者淡然相與無求無責數見不怠久不相接不相遺信乎可與忘年者也日有餘力悠漫無寄遇事齟齬頹惰不怡揖十友者置

之坐隅更出迭進各獻其能而為余勉焉吾是以出處與之俱而人莫能間也客有聞十友者過而謁之謂余曰孰無好子獨瑣陋淺促非磊落人也特兒戲耳余曰以紙為鳶以竹為馬奔走跳擲觀者笑之乃自為戲而不以戲人於人何病必曰舍己所好以從人正所病也客曰垂頭几案手不停披目運心移卷窮意盡此須臾之適耳余曰雕堂綺席歌管迭作歡樂飲酒亦須臾之適也適去而憂隨之則余不與焉客既無以屈余意又

從而詼之曰傳有云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爾今子之賢過博弈遠矣余曰彼夫子進人之語也若賢之實其誰可居自回賜而下不敢覬焉不然何其賢之多也果以此為賢必有操戈逐其後者矣因強而藏之曰余友者聊以自娱非悦於人也何必示人客默默而退政和丙申季秋序

樂靜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靜集卷八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潘坦

樂靜集卷八

宋 李昭玘 撰

潞州戒焚死榜

今月日通判軍州事李某謹出榜告潞州軍民百姓某

聞人者仁也不易兄弟父子之恩葬者藏也宜有棺槨

衣衾之制此皆性所自出禮不可違孝子由是盡心聖

人奚以強世故虆梩掩親者必有道矣土不侵膚則獨

無忮乎茍為無傷是不知本惟夷狄之異類猶草木之無知平居殆絶於恩親一死即同於腐臭遽加焚灼不待覆藏顧惟中國之民久被先王之澤詎從非義反害大倫夫死必有歸蓙之以禮身體髮膚昔之所愛居處笑語尚或可求而乃藉以束薪付之一炬雖悲哀未盡而殘忍已深裹灰燼以故繒封罌缸爲吉宅棄捐無日曠久何追有慙掩骼之恩幾類析骸之酷凡人處已則幸其安逸待物則終以愛存棟宇以避風雨之憂犬馬

猶加帷蓋之賜患不思爾豈其遠歟至若蜂蠆螫手變色踰時蚑蚋蜡膚廢寢通夕因心原理觸類反情何其冥漠之間畧無痛毒之怨載懷及此良為惻然況爾名邦號為美俗去唐克之千載猶有遺風介劉氏之數州不從僭命物大地廣閭里相安土厚水深耕稼自養惟茲大事獨愧良心豈生民有此不仁亦貧者無以為禮當州具陳其弊獲請於朝出公帑之羡錢易近郊之善地置之守冢繚以周垣儻未能為七寸之棺姑可以寄

一丘之土歲時展省獲奉掃除寃魄慰安不為祟癘重
申告令明示通衢行之非艱勉焉無忽

祭枯骸文

年月日謹遣某人致祭於無主亡人之靈嗚呼人死曰
歸歸於窀穸棺槨衣衾以棲沉魄爾今何辜暴露殘骼
馬牛踐馳遊稚鞭擊穢蒙泥沙痛梗榛棘嚴霜烈日誰
爾覆匿人或過之掩鼻屏息嗚呼爾非高封大塚環以
楸柏口珠腰玉卜歲千億盜斯奪之斲伐窮力解襦推

頤支首離析者邪爾非抗甲負戈橫身赴敵主將促戰力殫氣進折肱斷顱痛冒刀戟妻子不收爲烏鳶食者邪爾非獨馬轂車輕鄉遠客歲月頹暮關河斷隔失志易感沉憂生疾漂零路隅裹以篝簣者邪爾非哀門敗家子弟孤阨故阡不歸遠寄別域狐穿鼠齧土腐水激莫知誰何但餘瓦甓者邪爾非荒年阻飢凍餒空瘠易子析骸朝不支夕嗷嗷道塗連藉交踣不施藁薪塡委坑谷者邪爾非宿姦老兇喜爲剽賊白晝殺人毒於貨

殖危生殘家禍抵梟磔投屍溝中犬彘跑捽者邪今夫
荒叢蔓草廢墟古陌晦雨淫淫悲風索索顧步躑躅呻
吟啾唧使爾不得歸邪天門九關虎豹嚇嚇磨牙揺毒
啄人肌骨幽都九重旁立土伯三目虎首噬人如腊使
爾不敢告邪假時凶災偷起厲疫寒熱更作燒灼澌澌
憑跡附聲驅巫走覡濁酒腐肉日幸咀咋使爾不得已
邪嗚呼古之葬者既穿既塞土或親膚猶為嗟惻胡寧忍
斯散弃中澤藏之壙阡温以絮帛魂兮來歸於此安宅

祭晁次膺文

嗚呼連城之珍一世埋沒既發其光隨地而折千丈之松半死復生大風横来無復樑楹成毀在數所難者才有人如此宜哭之哀嗚呼次膺偉卓踈明洙泗而西千人之英擢第熙寧文辭驚人頭角嶄嶄莫敢與羣游刄百里事無少留窾郤俱解孰為全牛側目青雲軒軒欲舉初無猜心乃觸豺虎解印投檄幅巾自娱良醖佳客日不可無不愠不戚薰然以和人或憫嗟惟以笑歌辨

說古今疊疊飛屑捆載而歸傾倒不竭誠心與人洞見
膺腹窅然曠空如百間屋老驥伏櫪雄心未平寒雞失
旦猶思一鳴噓吹杖㴾晚有元老振衣彈冠翻然西笑
一顧增價高視上都不待給札乘化已殂易簀方終命
書來下哭聲滿堂賀客回駕奔命之初促裝晨發荷夫
褰裳嘶馬漂沫素車東来徒御行泣雙輪不膏旐旐如
濕哀樂相尋曾不踰月感忽之間星流電滅投分茲久
情均弟兄一日不見鄙心已萌清風皎月每與我期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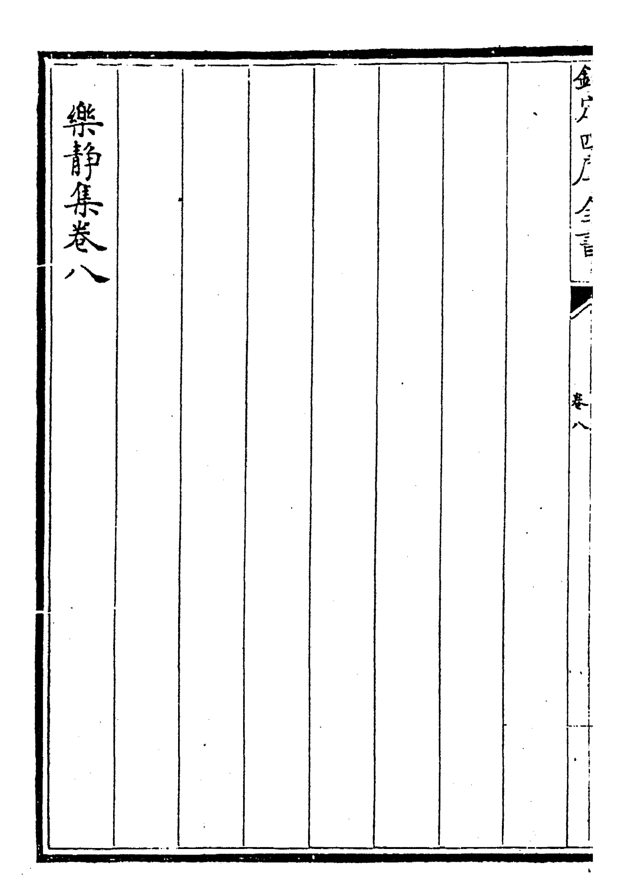
山流水誰復我知華館晝掩啼猿曉驚時見隮葉不聞履聲死生往来聚沫遺蜕造物者誰以我為戲魂兮歸来勿起遐想八荒愁人跳踉焉往瞿曇老人有國無碍子嘗注心胡不遄邁魚山嵳峨天衣来盖清流在旁下貫淮海窕窕其中亦既築室此焉歸骨百世之吉大事將舉已告日時歆我肴醴一慟長辭

祭晁无咎文

人初有生豈獨無死死而可哀孰不涕泗維公人豪標

度翹偉妙峯千尋玉海無底九流百家遠探旁貫白羽一揮傾倒河漢騁辭流離躙轢韓柳人皆仰之維北有斗名卿鉅人未識爲媿牛童馬走喜道姓字海岱千里翩翩孤騫中路摧委垂翅十年大恩生成復請試吏窮陬小壘直爲貧計易官淮泗往綏疲民坐席猶冷訃音遽聞故園來還三徑掃跡猿悲鶴怨松蘭改色念昔握手笑語道隅今拜堂上憑棺以呼驪珠沉海曾嘆遺墨茂陵殘編尚寄他日我有旨酒魂兮能來濡此一觴莫

知我哀



樂静集卷八